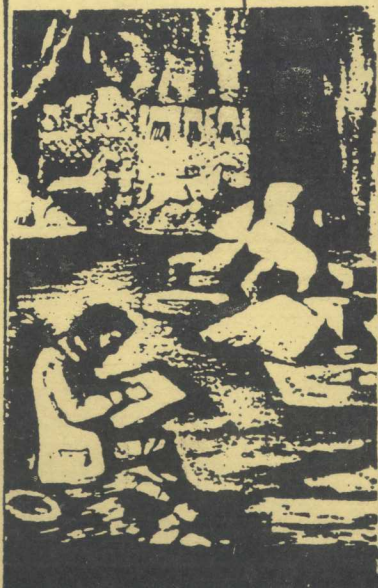


西方文化的診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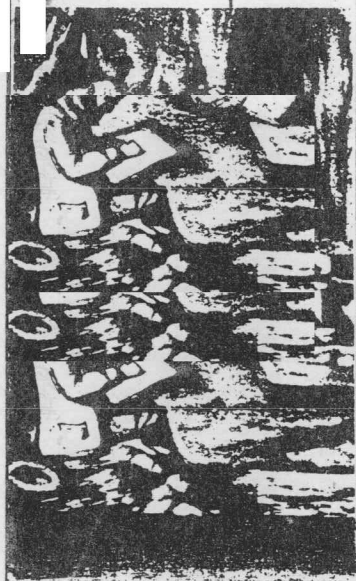
史賓格勒



B-61
D310

史賓格勒

西方文化的診斷者



B-61
D310

作者簡介

鄧世安，民國四十三年生，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任輔仁大學歷史系專任講師。

西式文法與語法

目 錄

總序		一
哲學系列序言		五
譯者序		一三
第一章	一九一八年——緣起	一七
第二章	一九一一年——思想界的特質	三五
第三章	一九一二年——當時的史家與世界大勢	五一
第四章	「西方之沒落」的來龍去脈	八一
第五章	「西方之沒落」——文化的形態學	九九

第六章	二十年代——政論的階段	一二九
第七章	史賓格勒與國社黨	一五五
第八章	新史賓格勒派	一七七
第九章	史賓格勒的評價	二一一
年譜簡表		二二九
重要著作		二三三
推薦參考書目		二三五
中英名詞對照表		二三六

總 序

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華民國雖努力從事現代化的發展，但在過程中也相當顯示一種高度的「不均衡發展模式」。一方面我們創造了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奇蹟，另一方面卻保有某些傳統社會的觀念及行為模式。而造成物質與社會心理層面兩者不齊步調的現象，其中有待探討的原因固多，但我們認為一項重要的主因是我們社會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重視的程度，遠不及對自然科學的重視。在高唱「科技報國」、「經濟為尚」的社會中，自然科學成為「顯學」；相形之下，人文及社會科學並不被視為當務之急，在這種不均衡發展的知識結構下，怎能建構均衡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呢？

我國對現代化的策動，常輕視或忽視人文及社會思想，這可回溯到清末的西化運動。因為中國現代化的動力並非出自自發，而是受到體系外強大外力挑戰下的反應；爲了生存，必當自強，「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製器爲先」。在這種追求船堅礮利的觀念主導下，所引介的西學，自然是工藝之學，是所謂的「兵工文化」，殊少人正視到西方科技原是植根在社會及文化的基層結構之上的。就是因爲這種發展取向的偏差，使自強運動的成效遠不及近鄰日本的明治維新。當滿清警悟到「中國眞憂之所在，乃政令之不修，風俗之頹靡」時，清朝已日薄崦嵫，無力抗拒列強勢力的入侵及革命的怒潮了。

造成我們祇重視西方的科技，而輕視西方基層文化的原因，主要出在我們對整體西方文化欠缺深入的了解。了解的缺乏及貧瘠，都會導使我們做無謂的反應，而影響到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方向與功效。對這一過程的觀察，我們祇願引一位平實的近代史學者郭廷以教授的話加以印證。他說：「中國近代西方文化由輸入到認識：所得的功效則有限，近代化的進度不夠迅速，因之在民族文化的競賽途中，我們落後了，其主因是我們不能適應新的環境，我們的近代化不夠徹底，其所以不夠徹底，是努力不夠，其所以努力不夠，是了解不深，認識不足，率直的講，卽是對近

代西方文化了解不深，認識不足，西方文化的內容也就所剩無幾了，如何充分的了解認識西方文化，如何順利的輸入西方文化，如何圓滿達成中國的近代化，這是值得而且是必須反省的問題，亦是必須努力的方向。」

的確，從民國以來，縱使經過高唱「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仍多於物質層面，而對歐美先進國家的文化則缺乏深入的了解。不寧惟是，歐美社會科學的進展，自本世紀來，可說一日千里。在歷經行為科學的革命後，社會科學的知識實愈趨系統化、經驗化，無論對人類行為，以及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現象，皆有更周延、更深刻、更精細的探究。然而這些知識上的成就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一直缺乏整體性的引介，讓我們一同分享屬於全人類的知識菁華，這毋寧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我們堅決地認為：文化是屬於人類全體的，不應有東西涇渭分明的對峙。每個民族的創造與發明，雖是克服各自環境挑戰的成果，但這些成果不應祇是個別社羣的專利，而應供全人類所共享。因此，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融合歐美文化的成就，以促進自我文化的發展，並進而對全人類的社會有所貢獻，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責任。基於這一體認，我們認為讓中國人不受制於語文的障礙，不受阻於文

化的隔閡，順利地吸取當代歐美學術思想的結晶，是這一代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容推卸的大責任。

「當代學術巨擘大系」的編纂，即是邁向整體文化融合的一小步。這套集合海內外百餘位人文、社會學者所共同編著的系列著作，主要的目的是將本世紀歐美最具影響力的學術思想與理論，透過深入淺出的中國文字，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使有意研讀的人，都能很快地掌握性當代人文及社會科學思想的精髓，擴大對社會現象思考的廣角與深度。

這套叢書由計劃到撰寫，由完稿到付梓，前後歷時近兩年，參與者莫不以兢兢業業的精神，貫注於這項思想交流的工作中。我們期望透過這一小步的努力，能激起國人更多的努力；一面加深對西方文化的探索與了解，一面對我國現代化的建設，在文化的根本處有所助成。

哲學系序言

郭博文

二十世紀是一個哲學活動生機旺盛的時代。過去七、八十年來出現好幾個重要的哲學思潮，也產生不少著述宏富、影響深遠的哲學家。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二十世紀哲學家的成就能否和以往的大哲相比，他們的著作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永久流傳下去，當然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學說都代表本世紀人類思索宇宙人生大問題的心智結晶，他們的見解也直接間接影響到我們對於所在世界的認識和行動方式。爲了使我國的知識大眾對於二十世紀哲學有比較完整的了解，我們決定編輯這一套叢書。

要在二十世紀哲學家之中選出少數代表人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人數

眾多、學派紛雜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二十世紀哲學具有很大的分歧和對立性。有很長一段時間（大約從一九三〇到一九六〇年代）幾乎可以按地域劃分為幾個壁壘分明的陣營，例如英美的分析哲學、歐陸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以及共產國家的辯證唯物論。這些不同學派不僅是對個別哲學問題有歧見，而且對哲學本身的性質和方法在看法上有根本的差異。他們各自所關心的問題和所使用的術語也大不相同。他們彼此之間很少溝通，甚至不承認對方所從事的是嚴格的哲學工作：目前情況雖然大有改善，但是各陣營間的界限並未完全消除。在這種情形下，站在某一學派立場所選出的重要代表人物，從另一學派的眼光看來，可能根本不配稱為哲學家。

本書是為一般讀者設計的，所以儘量避免門戶之見，力求做到兼容並蓄的地步。幾經考慮的結果，我們擬定了一個初步的名單，包括二十五個哲學家：

1.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2. Henri Bergson (1859-1941)
3. John Dewey (1859-1952)
4. 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

5. 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
6. 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7.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8. George E. Moore (1873-1958)
9. Max Scheler (1874-1928)
10.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11.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12. 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
13. 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
14. 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
15. Karl Jaspers (1883-1969)
16. György Lukács (1885-1971)
17. Robin G. Collingwood (1889-1943)
18.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19. Arnold Toynbee (1889-1975)

20.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21. Rudolf Carnap (1891-1970)
22. Herbert Marcuse (1898-1981)
23. Karl R. Popper (1902-)
24.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25.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

上列名單也許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是我們在選擇時有一定的標準和尺度，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在時間的起點上，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還有重要著作出版的哲學家為限。把第一次大戰當作分界線，一方面是為了方便。不少哲學家雖然活到二十世紀初年，但是他們主要的學術工作是在十九世紀末葉完成的，為了包容更多後來的哲學家，我們只好將這些人剔除，所以在這個名單裏看不到 Dilthey, James, Bradley 等人的名字。另外則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歷史的分水嶺，戰爭不僅造成社會文化的變革，也在許多哲學家的心靈上留下深刻的痕跡，刺激他們從新的角度去思考哲學問題。第一次大戰以後的哲學著作或多或少都表現出一種危機意

識，而且帶有爲哲學重新奠立基礎的企圖，因而顯示和二十世紀初年以前的哲學呈現不同的風貌，這是我們以一次大戰斷代的主要原因。

第二，所選的哲學家大體說來，在一九六〇年以前都已經出版了最重要的作品，而且除 Karl Popper 以外，都已過世。這些人雖然不一定可以蓋棺論定，至少他們的理論系統已有完整的輪廓，他們的哲學地位也已經確立。根據這個標準，有些重要的哲學家，因爲他們的學說還在發展之中，就不在我們考慮之列，最明顯的例子如目前還很活躍的 Willard V. Quine, Paul Ricoeur, Jürgen Habermas 等人。實際上從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哲學界似乎又在經歷一次轉形期。前文提到各個地區的主流，已經逐漸失去獨霸的地位，雖然大部分哲學家仍然可以看出他們所屬的傳統，但是各陣營之間能夠互相寬容尊重，甚至能夠以嚴肅態度研究不同傳統的哲學家（例如分析哲學家對 Sartre 學說的探討），這些現象似乎表示新的局面正在醞釀之中，不過目前情勢尚未明朗，晚近哲學界人物的成就還很難給予正確的評估，所以我們暫不涉及。

第三，所選的對象不限於嚴格學院意義的哲學家。二十世紀哲學帶有濃厚的專業色彩，絕大多數重要哲學家都是大學的哲學教授。學院哲學的門戶相當森嚴，大

體說來，必須是在哲學的方法論 (methodology)、知識論 (epistemology)、存有論 (ontology) 或人性論 (anthropology) 等領域有原創性的貢獻才能稱為哲學家。我們並不排斥學院哲學家，相反的，我們所選的大部分還是學院中人。不過在擬定名單時，除了專業成就之外，還注意到一個哲學家能否帶動風氣，發生社會影響力，或者對本門以外的學術發展產生衝擊等因素。換另一個方式說，我們所考慮的對象，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知識階層的英雄之形象，他們的名字必定是一般從事學術和思想工作的人所熟悉，甚至是一種風尚或潮流的象徵。合乎這個條件的人，有的也許不是嚴格學院標準下最卓越的哲學家，但因具有學術文化史的重要性，還是為我們所網羅。

第四，一個哲學家入選與否，主要看他個人的成就，而不是看他所屬的學派或運動。哲學史上的各種主義思潮，往往帶有時間性，無法持久存在。二十世紀的情形也不例外，幾個轟動一時的哲學運動，流行不久就銷聲匿跡了。一個運動初起時，總有許多人推波助瀾，競相附和，結成不可分割的集團。然而過了一段時期之後，往往有一兩個人物脫穎而出，成為此一學派的主要代言人。當運動的高潮過去之後，其他次要角色逐漸被遺忘，而這一兩個代表人物則屹立不動，在哲學史上佔

有一席之地。在我們的名單中，Dewey 原是個實效主義者，Carnap 是邏輯實證論者，Sartre 是存在主義者，Croce 是新黑格爾主義者，Cassirer 則是新康德派，但是我們所注重的是每個人自己的成就，而不是他們所屬學派的宗旨教條，實際上這些人的哲學系統並非某一個主義稱號所能範圍。至於有些本來就獨來獨往，不參與任何集團的人，只要他們有特出的貢獻，我們就給他們應有的地位，名單上的 Santayana, Collingwood 等人都是其中的例子。

由於國內人力條件的限制，我們不敢奢望對於上列二十五個哲學家每一個都能找到適當的人選來撰寫專書，有時候只能就現成的資料加以編述、翻譯或改寫。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敢保證這套叢書的哲學部門將出滿二十五本，目前只能將它懸為理想的目標，分批出版，逐步達成，我們所能說的是哲學門各書在性質上將以思想學說的介紹和評論為主，對於所涉及的哲學家力求作客觀而同情的了解，如果能夠因此引發讀者的興趣，進而從事較深入的研究，那就是我們所最企盼的。

